

一只两只三只丹顶鹤

□周华诚

六只大雁,排着队飞过。
一只,两只,三只,四只,五只,六只。
我们在草地上合影,六只大雁排着队在我们头顶转圈,它们从高空俯视,观摩草地上这一群人的可笑行为。
“这是鸿雁。”沃强说。我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遇到的沃强。这个人也是鸟类观察员,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专家。他在辉河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。
长年累月地观鸟,他练就了“闻声辨啼鸟”和“窥一羽而见全鸟”的本领。有时候他一抬头,就能说出草丛中几种鸟儿的名字。

在辉河保护区内,有记录的野生鸟类有56科316种,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2种,比如丹顶鹤、大鸨;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6种,比如大天鹅、白琵鹭。

沃强每天都在保护区里看鸟。众多鸟儿栖息于此,起起落落。这让我想起谍战小说《暗算》里的主人公金珍,一个数学天才,一个具有非凡天赋的人。小说一开始,那个人就在看鸟,数鸟。无数的鸟儿起落翔集,他一眼就报出了鸟儿的数量。

后来,他成了一个破译密码的人。我发现,用一支望远镜对着湿地遥远鸟群一边观察一边数数的沃强,也是破译鸟群密码的人——与此同时,他也成为拥有很多鸟类秘密的人。

两只丹顶鹤,在芦苇丛中漫步。望远镜里的画面,两只丹顶鹤姿态优雅,好似闲庭信步。多远?几公里外?至少两三公里吧。肉眼上完全看不清在什么地方。

可是他摆好望远镜,调整了几个方向,就把丹顶鹤找到了。

在我国,野生丹顶鹤最多的地方,是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其次就是这里,辉河保护区。

辉河汇入伊敏河,伊敏河汇入海拉尔河后,又汇入额尔古纳河,再汇入黑龙江。弯弯的辉河,在这里滋养了广袤的湿地、草甸草原、森林,养育了无数的动物和植物,形成了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。

沃强带我们观鸟,并随口报出那些鸟的数量。“最近几年,辉河保护区的丹顶鹤数量逐年上升,分别是122只、130只、144只。到今年,我们观测到的数字,已经接近300只……”

通过望远镜,能看到多少美妙的事情啊,大自然在他的圆形视野里敞开所有的秘密。

3000多只野生丹顶鹤,在地球上飞。丹顶鹤是“易危”物种,用沃强的话说,“像大熊猫一样珍贵”的动物。

“资料显示,全球野生丹顶鹤约3050只,主要分布在中国、俄罗斯、韩国、朝鲜和日本。其中日本的不迁徙海岛种群占2000只左右。在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半岛迁徙的

大陆种群,只有1050只左右。”
他还知道很多鸟类的迁徙路径。似乎鸟儿们的出行,都要向他报告一样。它们从哪儿来,要到哪儿去,再到黄河口,或别的地方越冬,在哪里有储备丰富的食物,在哪里适宜繁育后代……
夏天,丹顶鹤们在东北的松嫩平原、辽河平原、呼伦贝尔草原、三江平原和俄罗斯阿穆尔河流域生活,到了冬天,它们开始往南迁徙,到东部沿海如江苏盐城、山东黄河三角洲等地过冬,在温暖的地方繁殖后代,休养生息。

我们去的时候,呼伦贝尔的天气还没有转凉,鸟儿们在辉河保护区内享受悠闲的生活。那里的鸟儿真多!夕阳西下,马儿在九曲十八弯的河流边吃草,鸟儿在夕阳里起落,它们的翅膀上驮着金色的光芒。

40个观测点,数鸟的人不会睡着。我很羡慕沃强的工作。我相信辉河保护区的鸟儿们早已把他当作了好朋友。

想想看,每天都有一些人,在那里默默地关注你,关心你,悄悄地保护你,又不打扰你——是不是一件特别暖心的事?

在很长的时间里,沃强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数数,数鸟儿的数量。

是啊,数数有什么难的,上过小学的人都没有不会数数的。可是,当成百上千的鸟儿密密麻麻地浮在水面上,身影重重叠叠,动作来来往往,不停地起飞、降落、打闹、嬉戏,你还能数得清吗?你还有耐心数它们吗?

数星星的人,会在夏天的夜晚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
数鸟儿的人,会不会也在宁静的午后数着数着睡着呢?

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,数羊的人一定会睡着。数星星和数云朵的人,他们都会不知不觉睡着。

数鸟的人,他们要在40个不同的观测点,每个月都要去数一次。

现在,沃强在数赤麻鸭:一只,两只,三只,四只……三百只,三百零一只,三百零二只……

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工作,我问沃强,保护区里最近还要招聘义务数鸟的人吗?或者,我也可以做一只数鸟志愿者。

5万只赤麻鸭,星星点点,数不清。
在呼伦湖、乌兰诺尔、贝尔湖,鸿雁的数量非常大。几万只,几万只地飞。多的时候,辉河保护区大约有5万只鸿雁翔集。

同时,灰鹤、白鹤的数量也在缓慢上升。

他数着各种各样的鸟儿。
各种鸟儿的叫声将他环绕。天地之间是一个大的音乐厅。清晨五六点钟,晨曦将草原点亮的时候,湿地里郁郁葱葱,鸟儿们的啼鸣让人神清气爽,生机盎然。

绿头鸭、赤麻鸭、斑嘴鸭、针尾鸭、白眉鸭、豆雁、鸿雁,这是保护区内数量最大的群体,在迁徙季节,成千上万的雁鸭类在此停歇。赤麻鸭大约有五万只。

银鸥、红嘴鸥、须浮鸥常在水面上盘旋飞舞,它们种群数量巨大,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之一。

凤头鸊鷉、小鸊鷉非常活泼,它们在水面钻进钻出,苍鹭、草鹭、大白鹭则老成持重,常常立于浅水区,安静地等待着捕鱼。

丹顶鹤、东方白鹳更为珍稀,但灰鹤在迁徙期也是一个大集群,数量可达数千只,它们在春秋两季群体很庞大。

蒙古百灵的叫声如此动听婉转,是草原上空最常听到的背景音,云雀的数量也非常多,它们的啼叫绝非单调的啾啾,而是一串串复杂多变、清脆悦耳、极具穿透力的鸣唱,在广阔的原野上,云雀的声音能传得很远。

说到云雀那急促而流畅的颤音,我们可以这样蹙脚地形容,像是一连串银珠洒落在玉盘。

现在,让我们听着耳畔云雀的歌唱,一起来数数赤麻鸭的数量——望远镜的视野里有几百只,我们每个月都必须数清楚——作为鸟类观察员,要通过长期监测,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,判断鸟类群体的变化趋势。

一整天,我想在鸟群之中坐一整天。老实说,我想跟着沃强在辉河保护区里待整整一天。

他看到每一种鸟儿,随口能报出名字,像是报出邻居的名字。跟着他在水边散步,简直充满乐趣。

以前他在西博桥鸟类观测管理站当站长。他跟我们聊天时,聊到管理站刚成立时,环境特别艰苦,一个简易的蒙古包就是工作室。洗漱就用河水,取暖是在蒙古包里烧牛粪。

管理站的管护区域范围太大,他背着望远镜,骑摩托车出发,一走就是一天。

更多的时候,他就像一个鸟群中的“潜伏者”。他隐身于高高的草丛,一边观察,一边数数,成为草原上拥有鸟儿秘密最多的人。

我想报名,成为一个鸟类实观察员,我给沃强当助手就可以了。扛扛显微镜,给鸟儿啼唱录音,或者单纯只是数数。

望远镜里,风从辉河上空吹过。风的声音,鸟儿能听懂。它们安静地站在水里,时不时叫几声,像在跟风应答。

在辉河的草地上坐久了,就不想起身,想一直坐在那里,或者躺在那里。
我怎么觉得,这才是真正的生活。鸟一样的生活。
我甚至想,就让鸟儿也数数我们吧:一个人,两个人,三个人,四个人……

于老师的目光

□陆令寿



桃李满天下(中国画) 陈半丁作

那天,在同学们的簇拥下,年届九十的班主任于俊老师坐着轮椅来到了我们纪念高中毕业50周年同学联谊会大厅的中央。他在师母谢巧珍老师的搀扶下,从轮椅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,他努力地站直了,身子笔直,真得像一棵苍老的白杨树。

“同学们好!”于老师讲话带着颤音。大家站起来齐声回答:“于老师好!”谢巧珍老师怕他太激动,竭力让他少讲话。于老师的嘴唇哆嗦着,想表达的内容太多了,千言万语最后化成了良好的祝愿:“祝同学们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!”他右手向上,五指伸展抛向空中,然后又握拳,一如抓住了50年前那凝滞的岁月。这个动作太熟悉了,就像当年他给全班同学布置学工、学农、学军任务作动员,最后结束时铿锵有力的话语,伴随着肢体语言,一抛一握,简洁而疏朗,雄壮而有力,让同学们热血沸腾,充满了昂扬向上的力量。

悠悠岁月,像酒一样醇静,如梦如幻。55年前,于老师刚40出头,剃着板寸头,满头的黑发整齐而刚健,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于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于老师发现我对语文偏科,让我进入班委并当学习委员。我们学过的课本中有不少是两报(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)一刊(《红旗》杂志)社论。于老师善于把枯燥单调的内容诠释得津津有味,话语总是那么生动、流利、有力,特别是讲解文中的成语典故,头头是道,满足了我們求知若渴的心灵。

于老师批改作业很认真,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。我的作文分数都在85分以上,最高的给我打过98分。一次,他让我们写“暑假见闻”,我写的是一位革命烈士坚贞不屈的故事,整整写了一本作文本。于老师看后批注:感情充沛,革命先烈事迹感人至深。学习态度端正,用功刻苦,长期努力下去,必能成才。

我小时候很腼腆,讲话未开口脸先红。于老师说你要多锻炼,不然像个女姑娘将来怎么走向社会呀?学校里经常组织一些主题活动,每个班派代表发言,于老师总是把这样的机会交给我。有一次会场是在学校办公楼前的操场上,轮到我发言时,我从最后一排急着抄近路跨越花池向发言席走去,不小心发言稿被冬青树枝刮掉了一半,我心里一阵慌张,但看着于老师鼓励的目光很快镇定下来。读到被撕掉的那一半发言时,我愣是凭着记忆把原稿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。于老师带头鼓掌,掌声热烈而持久。

闲暇时,于老师还到学生家里家访,见到我老实巴交的父亲,于老师尊称为“陆师傅”,称我母亲为“陆师傅”。母亲说,于老师一点没有先前的派头,把我叫得很难为情。在漫长的半个世纪中,我们两家一直像亲戚一样走动。那年冬父亲去世,于老师顾不上年老体弱,专程从城里赶到乡下,为我

上了庄严而神圣的讲台。
“……我无论走到哪儿,都忘不了故乡和母校。母校对于我来说是遥远而亲切的记忆。母校是母亲的学校,母亲是天地间最伟大最神圣的称谓,母亲伟大,她给了我生命;母校同样伟大,她给了我知识和最初的启蒙……”

于老师用深邃的目光在台上看我。我蓦然想起30多年前那次半日发言稿的主题发言,久违的感觉,在心灵深处升腾。那一刻,我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年少,看到了于老师那充满鼓励与期待的眼神,和他热烈的掌声。

蝉鸣

□袁毅

正午的阳光,蝉鸣,撕开溽暑;流年的碎影,冥想,漏满林荫。
初听蝉鸣,是童年;再听蝉鸣,是壮岁;三听蝉鸣,是修行……
一个人的前世与今生,常常在蝉鸣轮转的绝唱声中,或平安喜乐或跌宕起伏或悄无声息地度过,只是听蝉“嘘……嘘……”的桥段不一罢了。

从稚嫩到青涩,每逢炎仲夏,万物生长,汉口城内外酷热空气中,“知啦知啦”铺天盖地,知了“放肆”地吼嚷着,嘶叫着,此起彼伏,响彻天地。从白昼到黑夜,“知啦知啦”的声浪,一重一重地拍打着岁月的我的左耳膜、右耳膜,合奏成了我一重双耳朵中或城市或乡村的背景音乐。

从童年、少年成长到青年、壮年,我爱听蝉,听蝉在天地浩然之间,永无止歇的热烈鸣唱,蓬勃向上,浑身就有一种永不知疲倦的生命力,能量要释放张扬,激情要尽兴挥洒。哪怕自己累得筋疲力尽,喊得嘶声力竭,也在所不惜。
蝉一生在幽暗中掘土做苦工,在阳光下激烈轰鸣而短暂易逝,生命的绝响,虽然活不过秋季,却活得如此浓烈、斑斓、嘹亮。法布尔《昆虫记》早就指明一点:蝉从幼虫到成虫,要在黑暗地穴中辗转4年,从卵到成虫,竟要蛰伏17年!在黑暗地底下,历经漫长的韬光养晦,只为了在夏日灿烂阳光下歌唱短暂的周五!“什么样的钹声能响亮到足以歌颂它那来之不易的刹那欢愉呢?”确乎如学者作家郑振铎所形容的蝉鸣,“那是生之歌,生之盛年之歌。”如台湾女作家简媜所说,“蝉声足以代表夏,故夏天唯一绝句。”

盛夏光年,韶华流逝,生命力旺盛燃烧后,如今我初老且逼近退休,又聆听蝉鸣如梵唱禅音般透明、清澈、空灵。辰辰昏暮未伏,某个夏夜,我长久地仁立在逐渐长成的石榴树林里,静静谛听黑暗中的蝉鸣,它似乎在提醒我:一个生命的来路、经历与去处,好像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喃喃细语,气息游弋、感伤,越来越怅惘,越来越寂寥。

从古至今,蝉鸣叫的不仅是声音,不仅是音乐,更是它的宿命,它的不甘,也是它的释怀,它的彻悟。越听蝉鸣,我越寂静;越寂静,越能了悟,就像蝉蜕掉羽化时必须脱落的衣壳。

曾经默诵过日本俳圣松尾芭蕉的俳句《蝉》:

稻香里的成年礼

□陈前进

我攥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站在晒谷场边,稻穗沉甸甸的香气混着汗水的咸涩,在记忆里酿成一坛五味杂陈的酒,那一年是我最后一次全流程参与“双抢”。“双抢”二字,听起来颇有些军事行动の意味,实则不过是农民与天时的角力罢了。“春争时,夏争时”,双抢是一场和老天爷的赛跑——七月中旬到八月初,金黄的稻子熟透了,必须赶在暴雨倾盆前收割完,不然半年的辛苦就全泡了汤;与此同时,秧田里的晚稻苗也急着下种,错过了农时,秋收就成了泡影。双抢也是一道几何题:梯形的草帽遮挡圆形烈日,平行四边形的水田里,父亲用等差数列的速度插秧。

七、八月的鄂东丘陵像一口沸腾的铁锅,蝉鸣在滚烫的空气中炸开。

双抢的锣声总是在晨熹微时敲响。天还没亮透,父亲便带着我和妹妹扛着月牙般的镰刀出门了,露水把裤脚浸得透湿。母亲在灶台前煮一大锅糯米粥,柴火噼啪作响,火星子在黑暗里一闪一闪,像极了她眼角未干的泪。

“小暑割不得,大暑割不撤”。稻田里,金黄的稻穗低垂着头,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,又像在默默承受着盛夏的热烈。那一片片稻田,宛如金色的海洋,在微风的轻抚下泛起层层波浪,仿佛是从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土地的壮丽画卷。而在这幅画卷背后,是那一年一度紧张忙碌而忙碌的“双抢”时光,抢种与抢收,构成了农耕岁月里最急促的節奏。

来不及欣赏这幅“稻田画”,我们就要赶在太阳在伸懒腰的时候割稻子。“稻田画”被我们擦去不到一半,太阳就像悬在头顶的火盆,烤得稻田里的水都泛着白晃晃的光。这时候,母亲带着煮好的糯米粥、耙皮子(用面粉做的类似煎饼类的干粮)和一些咸菜来到田边了。我蹲在田埂上错峰就餐,稻叶边缘的锯齿在手臂上刻下了细密的血痕,汗水一浸,火辣辣地疼。我看着我父亲弓着背,镰刀在稻秆间划出沙沙的声响,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脊梁滚下来,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远处,母亲已经割出了一小片空地,金黄的稻穗在整齐地排列着,像被梳子梳过的头发。

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,恰好在田里割稻子。有人向我母亲道喜,她直起腰来,抹了把汗,只说了一句:“稻子不等人啊。”便又弯下腰去。通知书被随手放在田埂边的衣服堆上,上面已经沾了几个泥点子。

“赶紧的,把水壶拿来。”父亲的声音从稻田里传来,沙哑得像被太阳晒裂的土。我赶紧跑过去,递过那个印着“劳动光荣”的军用水壶。父亲接过去,仰头灌了一大口,水顺着下

巴滴在衣领上,很快就被晒干了,留下一圈白色的盐渍。镰刀划过稻秆的沙声,是那个夏天最熟悉的旋律。我握着镰刀的手很快磨出了血泡,汗水流进伤口,火辣辣的疼。父亲却总说:“这点疼算什么?你要是吃不了这苦,以后怎么在大学里熬出头?”

“天地汗蒸房,铁肌成泉涌”。中午时分,太阳毒辣得简直要把人烤熟。我们会尽量找一个树荫下吃饭,饭是早上吃剩下的糯米粥,已经凉了,菜也主要是素炒黄瓜、烧茄子、辣椒炒豇豆,还有又咸又酸的腌菜,我们就着凉粥将它们骗进肚里。远处传来知了的鸣叫,一声接一声,像是要把人的耳朵刺穿。母亲擦了擦汗,叹了口气:“今年这天气,真是耍命。”

偏偏这个季节的雨水又多得出奇。方才还是烈日当空,转眼间乌云密布,豆大的雨点便砸了下来。我们只得丢下手中的活计,仓皇奔向田埂边的草棚避雨。雨水打在稻穗上,沉甸甸的稻谷便垂下了头,若不及早收割,便要发芽霉烂了。雨过天晴,田里的气水汽蒸腾上来,与尚未散尽的热气搅在一起,人在其中,如入蒸笼。常常是刚刚割完稻子,一场暴雨就把田里灌得满满当当,第二天又得放水晒田,重新开镰。雨停后,我们又匆匆赶到田里。水已经漫过了小腿,父亲赤脚站在水里,用手测量水深。“得赶紧放水,不然晚稻没法种了。”他皱着眉头说。于是我们又忙着挖沟排水,等把田里的水排得差不多了,天已经黑了。

傍晚收工,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走,远远看见母亲还在菜地里择菜。她向倦着背,动作缓慢而坚定。“妈,我来。”我跑过去,接过她手里的篮子。母亲的脸上满是汗水和泥土,眼睛却亮亮的:“不用,你歇着吧,回去把作业做了。”

“作业?”我苦笑着想回,“高考都考完了,还做什么作业?”

母亲愣了一下,似乎这才反应过来我已经是高中毕业了。她沉默了一会儿,轻声说:“那就好好干活,别搞得最后不衣不秀的。”

第二天清晨,天还没亮,我又会被父亲叫醒。“快起来,趁凉多干点活。”我揉着惺忪的睡眼,母亲给我简单交代了做早餐、喂鸡鸭猪的任务,便搬起秧马,夹着捆秧草,踏着雄鸡打鸣声扯秧苗去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们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,从早到晚不停地劳作。抢收完了早稻,紧接着就是抢种晚稻。“晚稻一过秋,十有九不收”,家家都会赶在立秋之前把晚稻秧插满稻田。田里的泥土被太阳晒得发烫,赤脚踩上去,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。插秧的时候,要长时间弯腰,我的腰疼得几乎直不起来,嘟囔着

“腰痛死了”,这时候总会被“小孩子哪有腰”给怼回去。五代时期的高僧布袋和尚曾写过一首《插秧诗》: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诗意很美,但这时时期水田里的蚂蟥是最疯狂的,即便母亲剪了一些旧衣袖给我们做防护套,但似乎无济于事。当我们收完工,饥肠辘辘地走出水田,脱了防护套,总会在腿肚、脚丫甚至胳膊上发现几条变得圆鼓鼓的饱腹蚂蟥。

双抢的日子里,时间似乎被拉长了,每一分钟都变得无比漫长;又似乎被压缩了,每一天都像打仗一样紧张。我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蚂蚁,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,与天气赛跑,与时间赛跑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个月。双抢终于熬到结束,家乡的田畴也从一片黄变成了一片青,我们都瘦了一圈,一身的痧皮和抓痕,晒得黧黑的皮肤还在褪皮,手指满是倒刺,脚丫也在溃烂,又痛又痒。那天晚上,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,母亲将过年的最后一块腊肉煮了煮,切块炒了几个菜,配上咸得发齁的咸鸭蛋,父亲倒上没喝完的半瓶啤酒,边喝边说:“总算过去咯。”经过双抢的轮回,入人体检我从120斤变成102斤,这也是我成年以来最轻的体重。

劳累了一个暑假的大人,又开始打零工,或是帮邻居搭把手,或是去附近的工地干点小活儿,只为了多挣些钱,补贴家用,为孩子即将开始的求学之路储备资金。

与当下学子“高考后三件套”——驾照照、旅游、头发不同,那时的“高考后三件套”是双抢、带娃、打零工。考完试的学生,不论中与不中,都要立即投入生活的洪流。有些学生或许免不了田间劳作,但带弟弟妹妹、帮衬家畜却是免不了的。还有学生早已在考场外的小餐馆找好了暑期工的活计,一出考场,便系上围裙,开始了跑堂端盘子的营生。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带走了双抢的艰辛,也带来了生活的巨变。每年的这个时节,我在吹着空调的办公室看着远处的高楼大厦,总会恍惚觉得那些挥汗如雨的日子像是一场遥远的梦。但当当闻到稻穗的香气,记忆就会突然清晰起来——那些在烈日下弯腰劳作的身影,那些被汗水浸透的衣衫,那些咬牙坚持的日日夜夜,早已成为生命里最珍贵的勋章。现在的孩子或许很难理解,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对双抢有着如此复杂的情感。那不仅仅是一段艰苦的岁月,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,是无数普通人用双手创造生活的见证。双抢教会我们的,是在困境中坚持的勇气,是对土地的敬畏,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